論現時校內形勢

以及

學生自治運動鬥爭策略

的政治報告

(10.3.2015)

《豐順街九號》編委會文件

引言

自我們編委會決定重新開始《豐順街九號》的校內出版工作後一直受到學校管理層無日無之的打壓：委員們被校內管理層訓戒、委員們的家長被約見，更甚的是一部分工人及教職員更被指示回收《豐順街九號》的復刊號，據同學引密件，抵抗回收的同學更需被上報名字。

這絕對是暴力的鎮壓，這絕對是露骨的恐嚇。與編委會預期一致的是校方管理層必然採取行動阻止學生報於校內傳播。然而編委會始料不及的是鎮壓的強度是前所未見的。根據本人的經驗，學校過往只會因應編委會之出版工作進行個別訓示，甚至會對編委會展示不敵對的姿態試圖收編編委會。是次的鎮壓的確是一反常態的。列寧曾說：「當敵人稱讚你的時候，你大概是做了甚麼傻事了。」可幸的是，校方管理層的壓制表示我們是走對道路的，他們愈是恫嚇我們便代表我們愈是做得對。我們沒有甚麼可以輸掉的，須知政治打壓中校方必然背負上最大的政治代價，而學生若然能組織及團結起來鬥爭是必然取得勝利的。

這一份《論現時校內形勢以及學生自治運動鬥爭策略的政治報告》旨在為著我們未來於校內展開的政治鬥爭勾勒一份藍圖，起草一份指引，以便我們未來的工作更順利的進行。是份政治報告共分為兩部分：甲部分為對現時校內形勢的詳細分析，主要針對校方、學生會與學生群眾而作的政治性及政治力量分析與評估; 乙部分為對將來我們開始學生自治運動政治鬥爭的策略提綱，透過甲部分對現時校內形勢的分析及對過往我們及歷史上其他鬥爭的經驗唯物地制訂鬥爭策略。基於乙部分為日後編委會工作大綱及指南，**甲部分為可對外公開部分，而乙部分則為不可外洩之機密部分，敬希諸位委員可遵守協定。**

甲：論現時校內政治形勢

現時校內政治形勢以三大團體為主，分別是校方、學生會幹事會以及學生群眾。以下將逐一闡釋：

I. 校方

校方由學校管理層及一般教職員所組成，而現時對學生壓制得最暴烈即為管理層。我們可以視校方為一個微型專制主義政府，它高度集權、只會收集民意、間中向同學示好、經常強調一個整體、成立一些表面上指向開放性的傀儡橋樑組織（即學生會幹事會），等等。因此，主張自由解放、校園民主、學生自治的編委會一直是對校方採取對立態度。

校方亦與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一樣，對反對勢力的態度是敵對的。於我們最近的經驗中，現時校方對於編委會是嚴厲鎮壓，而非再採取以前「蘿蔔與棒子」（carrot and stick）的策略：時而敵對、時而友善。

事實上，與恩格斯所言接近，他認為政府那種力量（即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概念）主要是擁有法律、軍隊、警察、監獄等等特殊的武裝力量。學校的管理層固然沒有成熟的法律，沒有具鎮壓力的軍隊與警察，沒有嚴重限制人身自由的監獄。但學校事實上擁有的是這一切的弱化版本：法律便是校規，軍隊和警察便是訓導組與風紀隊，監獄便是違反校規後的懲處。過去鬥爭中，校方便是透過他們自己的法律，他們自己的軍隊與警察，他們自己的刑罰，鎮壓著我們學生，恫嚇著我們學生。因此，簡的來說，評估校方的政治力量事實上便是評估校方的鎮壓手段之強度與可能性。

首先，面對學生的反對勢力的宣傳，校方的第一步便是進行滅聲。根據本人個人及編委會過往經驗，校方對於滅聲是毫不猶豫而且極為快速的。現時我們學生宣傳政治行動的方法一般只有兩種：一，海報；二，單張。而校方在極大部分情況下皆會透過工友清除海報，以及透過教職員介入強行終止單張派發。據本人經驗，學校只會於極少數情況下容忍海報的張貼，便如 2012 年沙培反國教關注組的海報及過去幾年的六四記念海報，但這是完完全全基於當時校內同學鬥爭意志及同學民意以令校方卻步的。

接著，校方的第二步通常都是個別的約見學生，比如個別訓斥及集體訓示，即所謂的「下午茶幌子」。前者個別訓斥是較為常見的，一般用於小型鬥爭行動的小衝突（skirmish）之上，最長可以維持一整個星期持續的訓示，旨在對反對者造成滋擾，令其知難而退。而後者集體訓示則主要用於應對一些中型鬥爭行動，校方一般皆會托詞指關注同學表達之意見，約見同學於課後下午茶時段與校方管理層共敘交流意見，而過程中必定擺出友善姿態，指「校方很關心同學意見」、「校方與同學不應站於對立面」等等。「下午茶幌子」旨在軟化同學立場，

令同學試圖「體諒」校方並接受其收編。於過去我們編委會為推動學生會改革運動而發起的「白票行動」後，編委會也被校方約見到「下午茶幌子」不下三次，經驗是校方一定會指「很欣賞你們的精神，但……」及「可以與校方聯絡進行出版工作，校方會盡量協助」，一些同學或會受到感召，但現實上這就是死亡之吻，這就是試圖收編我們編委會的企圖。

值得留意是風紀隊於校方鎮壓裏的角色。現是風紀隊於整體同學中佔比極高，校園可說是一個「警察國家」（police state）。不論是在校園哪個角落、校園的哪一刻皆有風紀作為校方權力結構的延伸，如國家機器中的軍隊與警察，管理著同學的日常生活。根據校規，風紀就是代表教職員，即代表校方的。風紀隊雖然不像軍隊與警察般管有武力，卻因法律賦予的特權，擁有強制管理同學的力量，這便是恩格斯所說國家與社會的相異化。更甚的是在風紀的編制與擢升過程中是完全封閉的、最不民主的，一切只憑由教職員內部挑選，學生對於風紀的一切內部運作是完全沒有議價能力的。作為校方權力結構的先鋒，風紀於校方鎮壓中自然是作為鎮壓者的。他們或會以校方之名親自阻止運動，他們或會暗中監視行動者，他們甚至或會滲透學生政治鬥爭的組織之中收集情報。風紀隊雖然作為學生組織，但在校內權力關係的客觀事實上，它與學生反對派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風紀隊是必然為校方作鎮壓的馬前卒的。

若然上述手段皆未能壓制學生運動及反對派，校方自然便會採取更壓迫性的鎮壓手段，這就是落在可能性的範疇之上。現時不論是我們編委會或是校內歷史上其他可知之政治鬥爭經驗都顯示了校方暫時最強烈只會約見家長訓示同學。但我們是絕對不能豁免未來的一切可能性的。基於現時校方對待反對派的強硬態度，我們必須要有心理準備應對校方更暴烈的鎮壓手段，如記缺點、記過，甚至是開除學籍。當然，最後一項實現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現時校方更進一步的可能便是將打壓學生反對派的行動上升至記缺點的層面。

綜合上述各項，校方與學生反對派的矛盾是必然而且不可調和的。除非現行制度土崩瓦解，真正的校園民主及學生自治能於校園內實現，否則校方是永遠與學生反對派站於對立面的：學生反對派的鬥爭是必然的，而校方的鎮壓亦是必然的。

II. 學生會幹事會

根據《沙田培英學生會會章》，學生會幹事會是作為學生一個民主機構，作為學生與校方的橋樑，作為學生民主及自治的體現。無可置疑，學生會幹事會是透過學生一人一票的投票選出一群代理人而組成的代表機構，學生會幹事會成員的確是學生集體意志的體現。但只要細心考察學生會幹事會的實際操作便可以知道所謂「學生民主」與「學生自治」只是虛文的空談。但這相信編委會內各位委員都一清二楚的，詳情亦毋須多談。

於現實操作中，學生會幹事會的功能只有三項：

（一）向校方反映學生意見

（二）向校方提出改善建議，供校方審批

（三）起草與制訂與學生有關之議案

由上述三項功能都可以清楚得知學生會幹事會所謂的「民主」和「自治」是在校方框架內的「民主」和「自治」，當學生會幹事會的「民主」和「自治」意圖逾越校方框架呢？一切主張與建議便被校方即時否決了。所以在本質上和實利上，學生會幹事會較像是一個負責制訂學生有關之議案的機構。雖然他們看起來像一個傀儡機構、一個花瓶，但無可否認一切議案最終也需要由學生會幹事會切實的起草、制訂和執行。就如前年的「白票運動」即使是一個廣受學生支持的制度外運動，學生會改革的最終起草及制訂都需交由制度內學生會幹事會處理。學生會幹事會事實上是很難組織及領導一場政治鬥爭，只可以歸結鬥爭的勝利，作制度內的努力，讓鬥爭開花結果。鬥爭是一回事，制訂又是另一回事，沒有人可以否定這一個事實。雖然我們編委會一向立場是主張於校園內大力推行直接民主、廢黜學生會幹事會，因這較學生會幹事會更為有效力及生命力。但現時我們編委會需要假設在未來校內政治鬥爭的場景中，學生會幹事會仍扮演著一定的角色，這才是實際踏實的想法。

總括而言，我們編委會與學生會幹事會是絕對有合作空間的，雖然編委會反對學生會幹事會的制度，但兩者並非站於對立面。然而個別委員反映是屆學生會幹事會的組織鬆散、紀律欠佳、處事散漫，這也是我們編委會於今年度內組織政治鬥爭要注意的地方。

III. 學生群眾

學生於一切校內政治運動中都必然是運動的主體。這並非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而是於校園的權力結構內最底層的實體。學生本身便是校內制度改變的最大驅力: 首先，學生的人數眾多，是學校構成的最重要部件；其次，學生在校內的政治權利是最被剝削及壓制的一群。這兩個特點便足以使學生成為學校內部制度改革的最重要促成者。

如果我們想要在校內開展政治鬥爭，衝擊體制，就必然需要大量的動員學生。據編委會於「白票行動」的經驗，學生組織起來挑戰體制是絕對可能的；而於反國教運動與九二八反鎮壓運動中我們亦可以得知學生可以相當積極地投入政治運動之中。然而，按現況而言，我校學生群眾普遍對校政的熱情回落，表現冷漠，不大熱衷於校政之上。因此可以把學生歸結為：於政治性上是隔歇的、短暫的、善忘的；但於政治力量上，若能妥善動員及組織起來卻是強大的。

從上述經驗及結論，學生是我們組織的對象，亦是我們指導及教育的對象。如何完善的激起學生鬥爭意識、組織並團結學生進行鬥爭是現時編委會最迫切的任務。

乙：有關學生自治運動鬥爭策略的提綱

甲部分詳細分析了學生群眾作為變革最大驅力、與學生會幹事會的合作空間以及與校方（管理層與壓迫工具，即校規與風紀隊）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是部分將因應上述政治實況唯物地提出編委會於學生自治運動政治鬥爭的可行策略：

I. 建造學生的抗爭統一陣線

自成立至今，我們編委會一直試圖同時處理兩件要務：進行出版工作與組織學生運動。這種工務上的曖昧製造了很多行政上的問題，比如組織鬆散、分工不清，更重要是由於兩種要務歸一，令一部分不願意或無暇進行出版工作卻有意參與組織抗爭運動的學生放棄加入編委會，令編委會流失一部分的人才。因此，於學生自治運動之前，編委會現時極有需要進行內部改組，建造一個學生的抗爭統一陣線（可視之為一個組織或一個黨），有助學生有組織而團體地與校方鬥爭。除了集中並團結學生的政治力量外，該組織還可擔當著開展同學間之政治教育。更可參選學生會幹事會，以有效地於制度內外進行鬥爭，更持續及一致地推進校園民主及學生自治。這樣的一個組織，這樣的一個黨，應由三個分部組成，分別是負責收支平衡的財政委員會、負責組織黨員進行決策及行動的行政委員會，以及現時我們負責出版工作的編委會。黨內各黨員皆有著平等地位，負責主要行政工作的行政委員會由黨員選出，並且只負責執行由黨員作出的決策，此外無他種權力。編委會應盡快開始準備工作以及起草一份完善的黨綱。

II. 於各班級以及圈子進行日常組織

組織群眾經常是開始政治運動一項重大問題。正如甲部分所指出的，學生群眾於政治性上是隔歇的、短暫的、善忘的，他們於大部分時間都會對校政不聞不問，只有個別的政治事件才可以激起他們鬥爭的意識與熱情。因此，我們應持續地於各班級以及圈子進行日常組織，是謂「深耕細作」。我們應於各班級及圈子中恆常與他人談論校政問題，但許多人於此的常犯毛病便是走不出自己對政治的專門研究，拋出大量專業名詞，令朋輩不明白我們所表示之訊息。因此，我們必須以簡潔易明的日常語言與之溝通，用群眾的語言與群眾溝通。當年白票行動成功之要訣便是決定緊急開始宣傳行動後，各委員皆於自己的 facebook 上以簡潔的語言向自己的朋友宣傳，在自己的 whatsapp 群組中以簡單易明的語言向「中文閱讀小組」及「大哥姐計劃」領導的低年級同學宣傳。因此，組織好日常的人脈關係於組織政治運動是極奇重要的。此外，也需要注意動員時需要把運動的目標與群眾的實際需要連接，而非空談虛文價值，才可吸引更多同學加入行列。我校學生行動保守是眾所周知，但只要先匯聚一群較激進的同學，然後慢慢透過羊群心理擴張，相信聚集一群為數可觀的同學並不太難。

III. 於各單位進行滲透工作

不論是辛亥革命或是十月革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經驗: 成功帶來重大變革的政治運動必須先於敵人內部製造矛盾對立, 把敵人從內部瓦解。首先, 我們應嘗試爭取教職員的支持。於此, 我們應該把矛頭指向管理層而非整體意義上的「校方」; 同時也應於出版工作中對言詞更為謹慎, 避免令教職員對刊物留下「非法」以外的壞印象。現時一部分開放的教職員皆支持我們的抗命出版工作, 我們應更注意出版工作的品質監控以爭取他們繼續的支持。其次, 我們應該積極向不同校內團體, 尤其是學生會幹事會以及風紀隊的成員進行招募工作, 以便對上述兩個組織進行滲透, 好讓我們掌握更多不同的情報, 建造校內的情報網絡, 以便作緊急應對或鬥爭策略調整。

IV. 與學生會幹事會緊密合作

甲部分已提到我們與學生會幹事會事實上有著很大的合作空間。我們現時於學生會幹事會內已有一位委員以及一位前委員參與在內, 而兩位亦是於幹事會內相對活躍的幹事, 因此與學生會的合作完全不成問題, 問題只是「如何做」。首先, 學生自治運動的提案理論上將由學生會幹事會向校方提出, 而相當大機會會被駁回。此時編委會首先應透過廣泛的宣傳行動(派發號外及班級組織)於同學間引起輿論, 對校方造成壓力。然而這種壓力是相當有限的, 因此我們應向同學收集聯署, 以迫令學生會幹事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根據《學生會會章》, 只要學生收集全部會員的十分之一的簽名即可即時啟動臨時會員大會的機制。理論上我們只需要收集近一百個簽名, 但因為是要推動運動的成功, 簽名愈多愈好。若校方禁止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必然會造成更大的輿論反彈。若臨時會員大會順利召開便可更緊密的組織起此政治運動。若然需要的話, 編委會更可與學生會幹事會舉行公投, 甚至辭任學生會幹事一職, 引起更大的輿論。根據過往經驗, 校方於此時應已作出讓步。但若果校方立場強硬, 則屆時另議。建議編委會盡快聯絡學生會幹事會, 經常主動參與他們的會議, 與學生會幹事會緊密聯系。

V. 開展著地的地區工作

學生會幹事會做不到的事, 我們都應著力的嘗試做, 特別是學生福利方面。現時學生會幹事會雖然爭取並提供了大量的學生福利, 但在很多方面仍是甚為缺乏。我們應把學生群眾視為一個大型的公社或互助社, 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提供自己能夠付出的資源, 達致一種社區自治。比如說經常缺乏的廁紙, 女學生一直爭取的衛生用品等等。一切同學的需要, 就是我們需要嘗試想辦法提供的福利。這種制度外的福利可令更多同學受惠, 繼而認同及支持編委會之行動, 更或會參與資源共享, 達致真正的同學互助的自治。四年學校曾冒起一個自稱地下學生會(Student Union Underground)的組織, 嚴厲批判當時無能的學生會, 指當時的競選大會為「小丑戲」, 更主動於全校各個洗手間提供廁紙, 獲得了不錯的名聲, 繼而成功令校方取消當時無聊的競選大會以及令談論已久的廁紙供應問題即時獲得通過。由此可見,

組織同學不可空談政治，而是要著地的、切實的了解群眾的需要，組織互相社以贏得同學輿論支持及名聲。可以參照列寧的二重政權理論（dual power）。

VI. 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的組織及鬥爭手段外，鬥爭手段其實相當多樣，我們不應忽視任何一種鬥爭手段的可能性。公民抗命近年於社會都是一種流行的抗爭手段。公民抗命對於一般人吸引之處便是一方面抗爭者是激進的違法，一方面抗爭者只是和平的違法。重點是向群眾宣示：我違的是惡法。我校同學以行動保守怕事見稱，暫時能夠於校內開展公民抗命的可能性不高，但於群情達到沸點時或然可行，如組織每班於自己的課室進食午飯然後集體收拾清潔課室。

另外，於校方採取極端手段鎮壓我們時，其中一個可行的應對手段便是向社會的媒體求助。親民主派的各種網絡媒體及蘋果日報都是可取的對象。我們希望藉著媒體向校方施與巨大壓力，而媒體亦希望藉著報導我校的鎮壓與社會政治現象連上關係。兩者是相當可行的互惠互利關係。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論及的都是於校園內所謂激進的鬥爭手段，不可隨意採用。

VII. 避免形式主義抗爭

於我們開展政治鬥爭時，或會走上形式主義抗爭的歧途。本人去年曾在一篇名為《現時沙培各反鎮壓行動單位的任務及相關提綱》的文件大力批評我校同學對九二八鎮壓所作的形式主義抗爭：

「反對警方暴力鎮壓的運動在事發翌日（昨日）便旋即於沙培爆發。綁黃絲帶、戴口罩、默站及集會相繼於一天內開始。但對反對鎮壓的同學而言，參與及不參與之間，只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這個行動有何效果？』任何政治行動，必須有一個目的，絕對不可純粹基於情緒而做，否則便是盲動；即使是老生常談的『引起討論』也是一個目的。如果一個行動失去目的，便一定會失去效果，此情況下，倒不如拒絕參與。筆者觀乎一天內大小『抗爭』，沙培反鎮壓運動最大的弊病便是形式主義。甚麼是形式主義？便是虛有其表而不其實效，簡而言之：『華而不實』。容筆者以『口罩抗爭』作例。戴上口罩象徵警方濫用胡椒噴霧及催淚彈。但當中一個重大的問題是：箇中意義他人明白便明白，不明白的便不明白，甚至還只會認為戴口罩的人生病了！如此隱匿的寓意並非大部分人會輕易明瞭。當然是很高明，但完全不切實際。順帶一提，宣傳行動必須簡單、直接、易明，不可複雜、曲折、隱匿。政治是實際的行動，有用的便做，沒用的便不做；抗爭是動員群眾挑戰權力，不是彈琴刺繡，不是繪畫作詩，用不著這樣優雅和文質彬彬。核心問題在於如何挑戰權力，而非如何表達得漂漂亮亮。形式主義抗爭或許算是一種主流的抗爭方法，但筆者必須指出其謬誤：形式主義不過是一種叫人孤芳自賞的幼稚病。形式主義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便更棘手。形式主義因在現時吸

收了不少的反抗力量，當中不少是行動上較保守的同學，口罩及默站一類『似有實無』的行動會令保守的同學認為自己已盡力，繼而很大機會長期停留於這個階段上，不會更加進取。形式主義便是如此煙沒了一些同學激進化的機會，令他們更加保守。要進步，就必要捨棄形式主義。」

我們需要的是現實的抗爭，能造成影響的抗爭，而非一些改變不了任何現狀的抗爭。

結論

此政治報告已針對現時校內政治形勢作出了相應的鬥爭策略制訂。現時我們編委會的迫切任務便時建造一個抗爭聯合陣線，一個黨以大力推動校內的民主化與自治化。讓我們以群眾運動作為我們的矛，群眾支持作為我們的盾，向壓迫學生、打壓編委會的校方展開政治鬥爭。勝利必然屬於我們學生。

10.3.2015

gary m.